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學位論文

社團活動中的華語及文化學習經驗：以大學合唱團
的兩位外籍成員參與合唱團為例之個案研究

Experienc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Learning through a
University Student Club
– A Case Study on Two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of a University
Chorus

指導教授：招靜琪博士

研究生：陳昭安

中華民國104年五月

摘要

近年來來台學習華語的外籍生數量日漸增加，國內對華語教學的關注也越來越高。經過多年的經營、探索，國內華語教學對於教學現場的研究，例如教學方式、教材編製、課程規畫部分，已經有不少深度的鑽研；然而，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研究者將焦點轉到教室以外，試圖去了解外籍生如何去適應在不同的語言文化環境當中學習，如何面對不熟悉的社會文化，克服異鄉生活的壓力，這些外籍學生在課堂之外的生活現象，應受到更多關注。本研究訪問兩名來台外籍學生，她們先後在北部某大學語文中心學習華語、進而攻讀研究所，也都參與過大學合唱團的社團活動，目標是透過她們來台求學的歷程和參與社團活動的經驗，了解參與社團活動對於她們的華語學習、乃至對台灣華人社會文化的認識，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兩位受訪者都指出參與社團活動提供了兩項助益：其一，透過社團活動可以自然而然和台灣學生交流，進而建立友誼；其二，合唱團的練唱活動較不受語言影響，可以紓解平日生活的壓力。而在社團之外的日常生活，兩人都發現台灣人對於陌生臉孔起初的熱情善意，有助於適應台灣的日常生活；但若要和台灣人建立更深的情誼，則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和心力去打破彼此之間的隔閡。在語言學習方面，兩人都很重視口語表達能力，也都指出透過社團活動讓她們有機會直接面對台灣人使用華語，可以提高自信心，產生對華語學習、甚至是認同感的正向回饋，知道自己的華語能力可以和台灣人溝通、可以在台灣做事。而大學語文中心注重口說練習、符合台灣語文環境的課程內容，也讓她們感到受益匪淺。總結兩人的經驗，顯示外籍生參與社團活動對語言學習最主要的功用，並非在於對聽說讀寫等基本能力上產生直接迅速的助益，而在於心理層面的自信心提升和鼓勵。社團活動可以讓外籍生在台灣參與休閒活動，調劑身心，並在和台灣學生的互動過程中，建立起對自己使用第二語言的自信心。這樣的自信心帶來的正向回饋不僅僅是鼓勵了語言學習，也同時建立起在不同文化生活圈中的自我認同。

關鍵字：華語學習，合唱團，社團活動，文化適應

Abstract

In recent year,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come to Taiwan learning Chinese. However, until recently researchers generall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t-of-class or informal learning activities. There is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how Chinese learners coming to Taiwan live and learn in such a different culture with a new language. What kinds of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do they have? How could th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elp them in a proper wa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fe beyond the classroom surely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w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se two female students studied Chinese in the Language Center of a Taiwanese university and later became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process they have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university chorus.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ir stories, I tried to figure out how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horus benefits their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oth of the participants pointed out two main benefits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horus participation. First of all, by being in the chorus they had plenty of chances to make friends with Taiwanese students in comfortable and friendly situations. Second, the activities and singing at the club provided them relief from the pressure of life. They find themselves getting more ideas about the Taiwanese students' common attitude in dealing with daily life, which provided clues about Taiwanese people's thought processes and helped develop cultural understanding. Both found that Taiwanese people have strong passions for helping international visitors, but also tend to set up a great wall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visitors, especially afte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s to the two participants' focus on developing speech ability, they suggested that joining the chorus provided them with chances to speak Chinese face to face to Taiwanese, which was highly useful in improving their confidence. Based on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participating in a student club could contribute to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deriving encouragement and building confidenc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at the conclusion chapter.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	8
第一節 溝通式教學法.....	8
第二節 正式場域與非正式場域.....	11
第三節 台灣大專院校社團分類.....	1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13
第一節 個案研究.....	13
第二節 研究場域：北部某大學合唱簡介.....	15
第三節 研究對象.....	16
第四節 資料採集法：訪談規畫.....	18
第五節 資料分析.....	18
第四章 研究成果.....	20
第一節 小西的案例.....	20
1. 出身背景和學習經歷.....	20
2. 參加合唱團.....	22
3. 研究所和工作經驗.....	26
4. 華語課堂的學習經驗.....	29
5. 小結.....	31
第二節 小琳的案例.....	33
1. 出身背景和學習經歷.....	33
2. 參加合唱團.....	34
3. 研究所和日常生活.....	37
4. 華語課堂的學習經驗.....	41
5. 小結.....	43

第五章 跨個案討論.....	45
第一節 參與社團活動的直接助益.....	45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建立與融入台灣社會的困難.....	47
第三節 社團活動經驗的意義.....	48
第六章 結語.....	50
第一節 研究發現.....	50
第二節 研究限制.....	51
第三節 教學建議.....	52
參考文獻.....	53
附錄：訪談問題.....	56



第一章 緒論

隨著國際學習中文的熱潮蔓延，來到台灣學中文的外籍人士越來越多，其中以各大專院校的交換學生和留學生為大宗。除了在各校的華語中心機構學中文，還有相當多機會接觸到校內的社團活動。這些社團活動除了提供讓外籍生參與休閒活動的機會，更讓他們和台灣學生有更進一步的接觸，成為華語和文化學習一個重要的非正式場域。在國際上，關於留學生、移民後裔對於新的語言、文化環境適應情況的研究並不少，或利用問卷彙整的量化統計研究找尋共同現象和相關性（可參見 Berry, Kim, Minde & Mok, 1987、Engle & Engle, 2004、Novera, 2004、Sawir, Marginson, Deumert, Nyland & Ramia, 2008），或採取個案訪談的質化研究來了解問題的癥結（見 Cavan, 2006、Gibson, Bejinez, Hidalgo & Rolon, 2004、Wilkinson, 1998）；但大部分的研究都只將課堂和課外兩個不同的學習場域並列，僅有 Gibson et al. (2004) 針對美國高中的墨西哥同鄉會做了深入研究，探索同鄉會如何在第二代墨裔學生的學習經驗中發揮作用，鼓勵學習。而在台灣，對於外籍生在學校社團活動的研究，多半是由休閒育樂學的角度切入（見金貞勳，2004；鄭政宗等，2008；宋宜儒等，2008）；華語教學圈方面，雖然已經開始留意到非正式場域的華語學習研究（見呂啟萱，2010），並留意到外籍生的適應問題（參見劉麗玉，2011；何佳真，2013），但尚未探究至社團活動部分。近年各大專院校招收外籍生的數量明顯增加，也越來越多人接觸學生社團，對於他們來說，社團活動究竟帶來什麼樣的體驗？這些經驗又對他們學習華語、適應台灣生活的過程帶來什麼樣的改變？

本研究將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共有兩位受訪者，包括一位北部某大學的畢業校友以及一位在校生。她們在就讀研究所之前，除了接受該校語言中心的華語課程，也先後加入大學合唱團，且相當積極參與合唱團的活動，和本地學生交流密切；其中這位畢業校友還曾經在合唱團擔任一年的幹部，對合唱團投入相當多的心力。本研究將透過對她們的訪談，紀錄她們在合唱團的經驗和感想，探討社團活動帶給她們什麼樣的華語學習機會，了解華語學習者如何調適自己的步調在台灣地區融入當

地的生活、參與社團。最後，對照個案在課堂的華語學習經驗，以她們的觀點看台灣正式和非正式學習場域間提供的華語文學習機會與挑戰，並衍伸探討華語教學議題，思考如社團活動之非正式學習經驗，在學習者整體華語學習經驗中的定位。引導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如下：

1. 參加合唱團的經驗對他們的語言學習有什麼樣的幫助？
2. 在合唱團當中和本地學生的互動情形如何？對他們在台灣的生活適應上有什麼幫助？
3. 就他們在台灣的生活經驗而言，參加合唱團的經驗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溝通式教學法

六零年代以前，歐美流行的第二語言教學法建構於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理論基礎之上，以情境式教學法為主流，在情境的基礎上透過練習基本結構來達成語言教學。然而這樣的教學方法逐漸引起反思和質疑。首先 Chomsky(1957)認為以行為主義理論為基礎的結構語言學理論有著根本的錯誤，因為它完全無法解釋語言的創造力和獨特性。英國的應用語言學者則著眼於另一個焦點，他們認為語言教學的重點應該著重於溝通的技巧，而非鑽研在語言結構當中（參見 Richards & Rogers 2001）。

於此同時，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規模逐漸擴大，各國之間工商業流通熱絡，增加了語言學習的需求；另外各國也開始提倡兒童第二語言學習，語言學校一時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在語言教學需求興盛的情況下，舊式注重練習和語法結構的教學法暴露出了兩大問題：首先，成年人不像學齡兒童有大量的時間練習累積經驗，需要更有效率的學習方法，使他們能立即將所學運用在生活中；另外，長時間的練習也容易消磨掉學習動機，對於學齡兒童尤其如此（參見 Mitchell 1994，Richards & Rogers 2001）。

七零年代，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把發展新的語言教學法列為重要優先目標。他們採用英國應用語言學者 Wilkins (1972)的理論為基礎，設計了許多溝通式語言教學計畫的教材。Wilkins 嘗試去發掘出語言溝通過程背後的語義系統，將語義分為兩個類別：概念類別(notional categories)和溝通功能類別(categories of communicative function)，前者指諸如時間、數量、地點、次數等概念，後者指詞語的功能如請求、否定、抱怨等等。Wilkins 的理論，讓語言學習者更著重在理解溝通

的意義和表達方式，而不再受困於語言的核心文法和字彙上。自此之後，凡是基於功能或溝通方法的語言教學方法，皆歸類為溝通式教學法（參見 Mitchell 1994，Richards & Rogers 2001, Wilkins 1972）。

Hymes (1972)利用 Chomsky (1965)所提出的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語言表現(linguistic performance)兩個相對的概念，以「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來定義溝通式教學法所培養的語言能力。根據 Hymes 的觀點，一個擁有「溝通能力」的語言學習，應該具備以下四個方面語言用法的知識和能力：

1. 知道是否（且何種程度）有可能合乎正式用法。
2. 知道是否（且何種程度）在實際運用上可行。
3. 知道是否（且何種程度）在衡量語境後使用得恰當。
4. 知道是否（且何種程度）已結束、已完成、且是何者對何者進行的動作。

Richards & Rodgers (2001)歸結溝通式教學法所秉持的語言理論，認為語言有四個本質：

1. 語言是用來表達意思的系統。
2. 語言的主要功能是為了互動和溝通。
3. 語言的結構反映了它的功能和溝通用途。
4. 語言的主要元素不只是它的語法和結構，還包括了它在言談之中的功能類別(categories of functional)和溝通意義(communicative meaning)。

溝通式教學法提供的是語言學習的概念，而非一個進程，因此包含著許多原則或特色，其中 Nunan (1991)所指出的五項特色廣受認同：

1. 強調使用目標語達成溝通目的。
2. 教學引進實際的文本。

3. 讓學習者有機會能意識到重點不只在學習語言，還包括了學習的過程本身。
4. 學習者的個人生活經驗得以和課堂學習銜接，成為課程中重要的部分。
5. 嘗試將課堂語言學習和課外語言活動相連結。

由於溝通式教學法注重語言的功能和溝通的目的，尤其重視教學必須符合實際現況需要。Littlewood (1981)認為語言教學必須考慮到兩種「現實」：一是溝通會發生在教室之外的現實，二是學生既存在於教室內也生活在教室外的現實。要發展溝通技巧，唯有在學習者擁有學習動機，並且有機會表達自我、進而和週遭他人產生互動關連才能達成。因此，學習者需要一個適當的學習環境氣氛，使他們能感到安心，能感受到自我的價值。而溝通互動也讓學習者能夠有更多機會表達他們的自我認同。溝通的過程也讓學習者能用目標語慢慢形塑起自我的人格形象，這會使得學習者對目標語感受到更多的安全感。學習的自信心和自我認同感便在這樣的循環之下逐漸累積。

Mead (1934)和 Vygotsky (1978)承襲亞里斯多德的說法，認為「我」("Me")的構成，是來自客觀上自我認知的"Self"、客觀上「我的社會地位」"Person"、以及社會對我的認同形成的「人格我」"Ethos"，三者交織而成。"Ethos"的形成，仰賴我們自身對社會的溝通來建立。Riley (2007)本於 Mead (1934)和 Vygotsky (1978)的基礎出發，認為人在社會上的身分是需要透過其他人來為我們構築的，因此他強調溝通的重要性：所有的溝通行為同時也在溝通自我的身分和認同。當我們使用一個文化圈中的語言說話，或是使用某個族群的特定方式溝通，我們同時也在宣示自己在這個文化、這個族群當中的身分地位。將同樣的概念轉移到語言學習時，就如同 Littlewood (1981)所言，溝通的過程中學習者在用目標語表達自我的過程，漸漸形塑起自我的人格形象，因此學習一個語言的過程也是在建立一個「自我」的過程。Norton Peirce (1995)便結合了語言學習和自我認同，認為「當一個語言學習者說話的時候，他並不只是在和目標語的說話者交換資訊，也同時不斷在組織並重組關於『我是誰』、『我和這個社交世界是什麼關係』的想法。」

第二節 「正式學習場域」與「非正式學習場域」

本文將學生在受控場域（例如教室）內由授課老師主導教學進行語言學習與練習，稱為「正式學習場域」。例如各級學校語言課程、私人教學機構語言班等等。由於場域內排除大部分變數，由授課老師主導學習和練習方式，因此變數較少，學生得以專注達成指定目標；但也因為學習內容經過控制安排，和現實環境必存在落差，對於學生在實際語言應用上的能力和自信心可能幫助有限。

而「非正式學習場域」則指學生在受控場域之外的語言文化社會環境。除了實體接觸的日常生活、社交領域、工作場所以外，虛擬的數位媒體資訊的接觸也屬於非正式場域。在非正式場域學習，語言學習者置身於未經篩選調配的環境之中，可以得到完整的語言及文化資訊；然此同時意味著存在於資訊過量無法吸收的風險，對於先備知識不足或經驗不足的學生而言，勢必難以擷取有效而可利用的資訊，更容易造成錯誤的認知。

Bäumer, Preis, Roßbach, Stecher, & Klieme (2011)認為學習是一個累積的過程，各種的學習經驗，從課堂內到課堂外，「交織成一個複雜的共時與歷時的學習機會網」。Lai, Zhu & Gong (2014)對中國中學生英語的課外學習(out-of-class learning)進行研究，指出課堂外學習的多樣性組成能滿足語言學習的各種不同需求，並以側重語意的角度和和課堂上側重形式的角度取得平衡，讓學生取得更好的成績、提高學習效率，也更能享受學習；而課堂外學習的質量，則深受家長和老師的影響。

第三節 台灣大專院校社團分類

根據教育部訂定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注意事項」並未明確規範大專院校社團組織之類型，僅說明「學生社團活動是學校整體教育重要的一環，大專

院校得輔導學生組織綜合性、學藝性、康樂性、聯誼性、服務性、體能性等社團，公開徵求社員推展社務，以強化社團活動之教育功能。(細則由各校自行訂定)。」實際上各校分類名稱和類別不一，甚至各類別之定義也有所差異。各校的社團活動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為主管機關，然而對於各社團組織成員概況，由於學生流動頻繁，也未見有校方進行統計。以下參考台灣數間大專院校(國立政治大學、義守大學、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的資料，略述各社團分類之性質：

- 一、自治性社團：自治性社團雖未列於「大專院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注意事項」當中，然而根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因此各大專院校皆設有學生會，乃至各學院、系所亦有其自治會。
- 二、學藝性社團：或稱學術性社團，或因主題而區分兩類為「學術性」「藝術性」社團，以學術研究、文化研究或藝術研究為主旨的社團。
- 三、康樂性社團：以提倡正當休閒活動為主旨之社團。然此類社團所謂「提倡正當休閒活動」容易使其和其它體能類、藝術類甚至學術類社團活動內容重疊。
- 四、聯誼性社團：以聯誼社員為主旨之社團。然社員之聯誼方式及目的眾多，除了各同鄉會、中學校友會之外，亦有許多以同好會為主旨成立的社團，其活動內容又常與其他類社團相仿。亦有學校直接將聯誼性社團列入「綜合性社團」當中。
- 五、服務性社團：以校內服務或社會服務為主旨之社團。
- 六、體能性社團：以體育活動為主旨之社團。
- 七、綜合性社團：兼具兩者以上性質的社團，部分學校則將其與聯誼性社團歸於同一類。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個案研究

誠如第一章所見，在國內外大部分探討關於外籍生或外籍人士在台的適應問題，大多數是採統計方式呈現。透過統計學，有助於我們了解大環境的趨勢，看到具有普遍性的問題，發現並證明不同議題之間所存在可能被忽略的相關性。然而統計學的資料來源通常都是採取大量問卷調查，這在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互動關係時，有著明顯先天上的不足。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問卷調查，無論是封閉式問卷或開放式問卷，都是出自研究者自己的設計，這使得問卷容易囿於研究者自身的觀點及立場，而難以切中受訪者的焦點和需求，或是無法在統計數據上反映出來。甚至，由於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文化背景差異，可能還會導致誤解問卷內容，造成錯誤的研究結果。以「外國人適應台灣文化」而言，台灣地處東亞，近代以來受到中國、日本的文化影響較深，二戰以後又沾染些許美國色彩，對同屬東亞出身、或是美加地區的外國人而言，因為有相當程度的文化理解和共通價值觀，其所面臨到的文化差異問題可能比較類似、淺顯；但對於其他文化圈出身的外國人而言，台灣生活可能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日常習慣都有適應上的困難。是故，既然要研究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問題，就應該要更小心謹慎，不能把「外國人」視為一個單純的集合體，在進行研究時應審慎評估研究對象的出身背景，並進一步試著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問題的原委和適宜的解決之道。

本個案研究屬於質性研究，其重點並不在於宏觀的數字分析，而在於敘述真實存在的現況，並查覺問題。根據蕭瑞麟(2007)的看法，衡量質性研究有三項尺度，也是本研究努力的目標：

一、真實度：研究者應不只是重新還原真相，更要讓讀者可以感同身受、身歷其境，

除了展現出深度以外，也能提高研究的可信度。這除了要研究者將己身投入事件內部、深刻體驗事件真相之外，也同時考驗研究者的寫作和表達能力。

二、合理度：利用不同角度的詮釋，循序漸進地帶領讀者發現隱藏在表面下的新視角。研究者既然用親身體驗的方式去認識了事件的內部，應能站在當局者的角度掌握事件的來龍去脈，除了要對產生的結果作出合理的解釋，還要能夠指出從單純表象看不到事件根源。

三、批判度：在還原真相、說明原委之後，研究者應點出這些發現可以帶來的發展或省思，跳脫出既有的思考框架，為現況指出突破的方向。

在研究個人進入新文化圈的議題時，個案研究可以配合每個案例的獨特性量身打造，從而取得更精確細膩的成果。雖然每個個體都是獨特的存在，個案研究的結果也許不能普遍適用於每個人，但其推論過程、思考方向，卻能提供解決其他個案問題的線索，從另一方面形成它的貢獻。

本研究起源於對外籍生參加大學社團活動的好奇，想了解社團活動對外籍生的華語學習帶來什麼樣的幫助，因此藉當事人現身說法，在訪談過程中逐漸構築出外籍生在大學社團活動、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文化學習面貌。此概念符合詮釋學研究方法：在「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基礎之上，隨著訪談所得的資訊加以批判修正，形成詮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畢恆達(2008)介紹 Heidegger(1962)，他認為「先前理解」是使我們理解事物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但在理解事物的過程中，我們的先前理解也隨之改變；因此「先前理解」是「理解」的基礎，而「理解」的過程中重新定義了「先前理解」，又成為下一個「理解」的基礎，這就是詮釋循環。Gadamer(1989)因此認為「成見」(pre-judice)並非全然負面，而是瞭解新事物所必須的先前理解。

畢恆達又引述 Mishler(1986)認為訪談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過程。

文本（受訪者）和詮釋者（訪談者）本各有其傳統與視域(horizon)，既然我們不能完全拋下己身的立足點，如果企圖理解他人的視域，就必須如 Gadamer 所言，藉著文本和詮釋者的互動過程產生第三語言，將雙方的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 不僅可以理解他人的視域，也使我們的視域更加豐富。

第二節 研究場域：北部某大學合唱團簡介

本研究的主要場域是北部地區某大學合唱團。這個合唱團是該大學的學生社團，在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的登記中歸屬於康樂性社團，每學期在寒暑假各舉行一場例行公演，在國家音樂廳、台北中山堂等國家級專業音樂演藝廳演出，並不定期和其他藝文團體合作演出。雖然該校本身並沒有音樂系的設置，但社團本身有較高的自我期許，希望超越同好會的性質力求精進；且申請國家級演藝廳需經專業審核，因此除了聘請專業指揮老師、鋼琴伴奏指導以外，對團員的素質也有相對的要求。每學期初的公開招生，由幹部篩選具基礎音樂能力者入團。儘管設有入團門檻，近十年內團員人數仍然穩定成長，每學期都有數十人通過「招聲考試」；加上不少畢業校友的回流，每場公演的演出人員都有百人規模，並尚有剩餘人力可自行負擔前後台工作。此外，雖然作為該校的學生社團，歷來並未嚴格規範新生的來源背景，因此無論是交換生、外籍正式生甚至非本校生、社會人士，都可以參加「招聲考試」取得入團資格。

團內幹部組織分成兩級，由具幹部經歷的資深團員，以團長為首，包含副團、團務秘書、總務、樂訓組成的高階資深幹部群（稱為「大頭群」），帶領由大二生、或留團第二年資歷的「中級」新任幹部。依幹部的工作性質又可略區分為行政幹部和音樂幹部。行政幹部由團長、副團指導「中級」的文宣、公關、音欣（音樂欣賞）、資料和活動五部部長主導團務運作，並由團務秘書、總務從旁協助處理財務和庶務事項。音樂幹部則由樂訓帶領「中級」的四聲部負責人（女高音、女中音、男高音、男低音），任務以音樂指導為主。樂訓即為學生指揮，由指揮老師親自指導，主要任務為帶領練唱、協助指揮老師，並帶領聲部負責人參加團外宣傳或交流表演，也同

時作為音樂和行政事務之間的溝通橋樑。各聲部負責人則需充分掌握所屬部員的出席及表現，協助部員融入團體並跟上練習進度，並在必要時為樂訓及指揮老師提供聲部及部員狀況。

合唱團每週二、五晚上有固定兩次團體練習時間（俗稱「練唱」），分別由樂訓和指揮老師帶領。由於練唱的節奏偏快，雖然團員都有基礎音樂能力，為了協助有困難的團員並確保整體水準，音樂幹部會另外和團員進行「驗收」指導，針對練唱內容加強練習並做細部指導。此外團內還邀請專業聲樂老師，由團員自由意願另行付費進行一對一課程，在平日練唱之外訓練進階歌唱技巧。

除了音樂活動之外，團內也會舉行大小型出遊等休閒活動，提供團員互相認識交誼的機會；同時社辦平日也是自由開放空間，團員課餘時候會把社辦當成休息遊憩的據點。因此儘管社團規模龐大，團員之間的互動交流相當密切熱絡，甚至以「合唱系」來形容活動的密集程度。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追蹤兩位華語學習者，皆曾活躍於合唱團。第一位訪談對象以小西之別名稱呼（以保護研究對象）。女性，年約三十歲，美國人，在美國大學時代雙修中文系和歷史系，之後遊學中國一年。2006年來到台灣，入學北部某大學就讀中文研究所，並加入合唱團。由於中文對話能力和音樂能力都相當不錯，和本地學生相處甚為融洽，在團內相當活躍，也因而在隔年接任中級音樂幹部，為女中音聲部負責人；第三年學期末更擔綱例行公演的舞台監督之職，負責調度指揮所有後台人員工作，掌握舞台情況，控制演出流程。研究所畢業後在台定居工作，現任職於某外交事務相關機構。

第二個訪談對象以小琳之別名稱呼，女性，年約二十五歲，法國人，大學時就

讀羅浮宮學院主修藝術研究，並隨後於東亞語文學院雙主修中文系。2012年秋天來台留學，於大學附設之語文中心學習中文九個月，並加入合唱團；隨後返國一年後，又再次來台就讀藝術史研究所。由於時間上無法完全配合，並未能全程參與各項活動，但平日練唱出席率高，和其他團員相處也相當融洽。

筆者參與合唱團活動多年，亦曾擔任聲部負責人之幹部職位，對團務運作情形有一定了解，並得以先後與兩位受訪者結識。兩位受訪者皆擁有相當不錯的華語能力，和台灣學生日常對話並無困難，也能以華語表達主修的學術內容，因此選擇兩人為受訪者。

以下表格整理兩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供比較：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暱稱	小西	小琳
性別／國籍／年齡	女／美國／約 30 歲	女／法國／約 25 歲
來台迄今	約八年	約兩年
來台前華語學習經歷	高中四年，大學四年	大學三年
參加大學合唱團的時間	兩年半	約一年
來台就讀之研究所	中文研究所	藝術史研究所
現職	外交相關機構	碩士班學生

第四節 資料採集法：訪談規劃

本研究對兩位受訪者各進行五次訪談，每次時間大約一小時左右。訪談地點是雙方都方便且安靜的公共場所，並將以錄音筆與筆記兩種方式詳實記錄，準備隨後轉寫，方便分析。由於兩人的華語口說能力皆有一定水準，因此採用華語作為訪談語言。

第一次訪談的主題將集中在個人的出身背景和語言學習經驗上，先奠立基礎，為後續的訪談內容鋪路。第二訪談將進入主題，談論在合唱團的生活經驗，包括參與活動的經驗、和本地學生的互動過程等等。其中小西曾經擔任一年幹部，幹部的工作使她有更多機會練習自己的華語表達能力，可以藉此了解更多關於她如何培養自己的表達能力，以及之後如何應用在台灣生活和工作上。第三次訪談對應第二次訪談內容，將焦點轉移到研究所同學之間的互動情況。兩人都先參加了北部某大學合唱團之後，才成為該校的研究所學生，對於社團活動中的人際互動，和研究所同學之間的氛圍，她們感受到什麼樣的不同、又對她們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值得深入發掘。第四次訪談以正式學習場域為主題，由於兩人先後都在北部某大學語言中心上課，不僅能就各自的經驗談論在正式課程的感想，更可以將之並列對比，看是否有因不同觀點而對課程產生不同的評價；並進一步探問社團經驗和正式課堂之間有何差異，而她們又是怎樣去適應這些差異。第五次訪談將整合兩人先前所述，對於當中有前後不一或疑惑之處重新詢問確認或補充說明，並總結訪談以來的感想。(請見附錄訪談問題舉例。)

第五節 資料分析

兩位受訪者的訪談結果以下列主題進行分類與整理：

一、社團中的經驗

1. 參與活動的經驗
2. 社團活動中的人際互動

二、研究所中的經驗

1. 研究所同學間的互動經驗
2. 與社團經驗之對比

三、走出校園之外

1. 台灣生活的適應情況
2. 如何在生活上應用所學

四、正式與非正式場域學習比較

1. 課堂語言學習經驗
2. 不同經驗之間的關係與調適方式

雖然僅由兩位的經歷，並不能完全適用普遍的狀況，但這些真實經驗和感想的形成過程和背後的因素，仍具有一定代表性。透過這些主題將兩位受訪者的經驗並列觀察，有助於我們解讀出兩位受訪者的對於語言文化學習的觀念和思考邏輯，藉此反映出台灣華語及文化學習環境的實況。

第四章 研究成果

第一節 小西的案例

1. 出身背景和學習經歷

小西是美國紐澤西人，今年約三十歲，從當初來台讀研究所到現在工作定居已經有八年了，也在台灣和一樣來自美國的先生結婚。在合唱團時，小西給人的印象是個親切溫和，有時會和大家開開小玩笑；在和同期入團的團員相處時，她會像大姐姐一樣當起領頭羊的角色照顧大家。

小西學中文的緣起是高中時期，學校要求學生要修習一門外語課，當時大家都說中文太難，但她想「高中而已，你學一個語言失敗了也沒有什麼」反而更想學中文。當時的中文老師是個「不願意講中文的台灣人」，小西覺得那個老師「很懶惰」：

「有時候他會說我們來做一個文化活動，然後我們會看一個什麼 Disney 的”Mulan”，你就會覺得很爛怎麼會這樣子……」

儘管如此，小西自己還是下了很大的工夫想學好中文，但只靠自己的努力，最多就只能在寫字和閱讀上努力，至於聽力和口說就毫無辦法，對聲調、發音也完全沒有概念。

後來小西申請上了麻州的維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主修中文，當時主持中文系的教授 K 出身台灣師範大學，教學嚴謹；而指導教授 N 給予很多包容和鼓勵，讓小西決心要把中文學好。中文系會根據學生的起始能力不同，透過考試將學生安排進入不同年級。小西雖然有高中四年的基礎，讀寫能力都很好，但口說和聽力相

較之下落差很大。系上一方面擔心如果把小西安排在二年級，可能從此就無法改正發音的問題；但是安排在一年級又白費了已經建立的基礎。最後小西同意直接從二年級開始讀，當然也因此承受比較大的壓力：

「……當然就是很辛苦，真的就是很痛苦，我有一個學期的時間什麼都聽不懂，然後就是別人他們可能很自然、他們已經知道，然後你就是……（苦笑）」

「可是後來 OK，你就習慣認真學習都 OK 的，然後老師都很好都 OK 的……」

大三的時候出國遊學了一年，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昆明。小西在北京參加的是由 Hamilton College 和美國各大學聯合漢語中心 (Associated College in China, <http://www.hamilton.edu/china>)，她認為自己的中文能力在當時得到很大的進步：

「…那個北京，他們那個課程就是你要…承諾，你有一個承諾就是說你二十四個小時都要講中文。然後很多人他們也沒辦法，他們就通通講英文、講他們的語言。可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忍受的話，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

從這次在北京的經驗，小西了解到「勇敢說」的重要，深深影響了小西對語言學習的看法和態度。後來小西來台灣學中文時，也是抱持著這樣的想法，認為社團活動可以讓她和別人說中文的機會，對她的華語能力提升會很有幫助，因此決定參加社團活動。

結束了一年的遊學經歷，小西回到美國，教授建議她來台灣留學，因為台灣有教育部提供較優沃的獎學金，同時教授也認為台灣的生活環境比中國更好，小西也接受了教授的建議，申請了台灣的獎學金。該獎學金要求學生在接受一年的華語課程之後必須在台灣讀研究所，小西最後申請上了北部某大學中文所。

2. 參加合唱團

小西小時候學舞蹈，後來學唱歌；中學時更參加戲劇、合唱團，還學了鋼琴。除了對表演的熱愛，對小西來說，參加社團活動最重要的意義，是能夠自然地交到新朋友，可以提升自己的華語能力：

「因為我在大陸的時候，你就知道練習…就是講話練習非常重要，可是我不是一個…喔就是我不會主動去找朋友。如果我是我們一起上課，然後交朋友，那就好；可是如果是那種偶爾出去就說『嘿你是台灣人，你要不要交朋友？』就會覺得很尷尬也不想。可是我覺得如果我不逼我自己去跟台灣人（就是）交流，那就…我中文就不會進步。而且我知道我要上中文的…就是…以中文授課的那種研究所，所以就覺得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小西提到在北京參加的遊學團經驗，讓她了解到練習說話的重要性。至於選擇合唱團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對自己的中文能力還沒有信心，另一方面則是認為合唱團人多，交談的機會更多，更有利於學習：

「我一直在找一些相關的活動。我本來想做戲劇，可是我就是覺得…因為中文不是母語，你要做戲劇他們也可能會看不上我，就會覺得『喔你怎麼…如果我們劇本都是中文，你講話卡卡的』都會覺得…所以我後來就放棄；然後我就覺得『啊，那唱歌好。』因為其實你唱什麼，如果你不標準的話也只是大家都一直唱很快樂這樣子…所以才會想去考。」

「而且就是覺得人很多，所以其實你講話的機會很多，練習的時候也會聽到很多…可能是之前沒有聽到的一些用法，而且都是最…最新的，就是不是那種你可能上課、課本就是很舊的…這個都是什麼口語啊，你都會聽到，所以大概都會有一個概念，所以就覺得這會是一…而且它一個禮拜就是兩次，所以你就是常常有機會可以…可以講話。而且後來才發現要什麼『驗收』這些（笑）才會

就是『噢！有很多機會可以溝通、可以交流』這樣…」

「驗收」是大學合唱團的內部規範制度之一，要求每一位要參加學期末公演的團員，必須經過該聲部負責人（俗稱 leader，以下皆以 leader 稱）逐首曲目確認是否符合基本要求。像招生考試和驗收，都讓小西對合唱團的第一印象成了「嚴格」。除此之外，初來乍到的小西也覺得團體生活並不好融入；

「我覺得融入那樣的團體非常困難，因為就是：第一，大家都是大學生，那我是研究生，然後它…我…就是美國的一個教育制度出來的…對有時候他們就是一直很專心在唱歌，我不懂，因為我就會覺得是不是就是我們要回家寫報告、寫功課；可是他們就是留在什麼…那個…那個（社團）辦公室還是什麼都會覺得很重要，我就是不懂，我就是覺得到了時候就是要回家、然後就是要寫功課怎麼樣，都會覺得很奇怪；所以我不會花那…就是…當然必要的時間我會在那邊，但是不需要我當然就不會留，我就會覺得很奇怪，對我來講很奇怪…」

諸如此類對台灣學生生活習慣、觀念上的不理解，加上還不熟悉日常口語及話題、覺得尷尬，使得小西剛開始覺得很難打入團體。因此她開始尋找和她一樣、處在大團體邊緣的人，例如當時另外一個轉學過來的外籍生、或是轉學生，嘗試和他們互動建立關係。

至於練唱過程中，儘管指揮老師都是全程華語指導帶練唱，反而學得比較快，因為老師會有些固定的表達方式，加上指揮音樂的手勢，兩相結合起來很容易懂；就算真的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在休息時間再向他人請教。反而是當練唱暫停，大家開始你一句我一句閒聊起來，才是讓小西覺得最難招架的時候。

進入第二年，小西被邀請擔任新一任女低音部 leaders 的一員。合唱團每學年末會由現任 leaders 挑選接班人，每個聲部若干人不等。leaders 是基層的音樂幹部，需要充分掌握每一個該聲部部員的狀況，每學期末公演前需負責驗收每位參與演出的

部員；除此之外，平時還須配合參加例行演出之外的團外宣傳、表演等活動。小西對於接任 leader 一事感到很高興，認為是自己的能力受到肯定，也提高了對社團的參與感。因為自己剛加入團裡，感覺到格格不入，除了少數會主動攀談的外文系學生，最熟悉的就是當時的 leaders，所以小西非常認同 leader 這樣的制度，認為它能確實起到領導、協助的角色：

「因為這個也是美國大學沒有的，我覺得這個 leader 這樣一個制度是很好的，因為比較…可能就是覺得狀況外的，他們可以一直…就是帶、帶……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很…我覺得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我可能就是會覺得『噢…我這個人可能是多餘的…還是…』會早一點…就是…離開。」

小西很注重自己在團體內是否「有用」。她談到當初有另外一件感到遺憾的事，就是沒參與到行政部門的活動。合唱團每學期招收的新生，會參考其志願序，由各行政幹部磋商後分入活動、文宣、音欣（音樂欣賞）、資料、公關五個行政部門，參與團務運作的其他行政事務。小西說到：

「我覺得加入錯了，我應該是加到那個什麼…文宣部（按：依小西後文所述，所指應是處理曲目介紹和歌詞翻譯的音欣部），這個應該是比較有用的，可是後來我就到活動部，一點用都沒有，我就根本不懂他們在做什麼，就是一直……然後他們好像也會覺得…就是故意不叫我去做很多事情…就是會覺得『這個你不懂』。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我是覺得**挫折感很大**，因為我會覺得『我明明是個很有用的人』可是…因為…就…這個就是一種，就是覺得這些人認為你根本不懂、你在狀況外，然後你中文不好，就是覺得『其實我們不叫她來比較好，對她比較好，對我們比較好』……然後到最後就覺得『我真的，我真的是瘋了為什麼我沒有加入一個就是在做翻譯的，就是我可以幫他們…』至少是『喔對呀，這樣翻應該是對的意思』怎麼樣…就是會比較有價值…所以我就是覺得…他們為什麼沒有勸我去改到這個（苦笑）……」

「會很在意。可是不會覺得那是別人的錯還是什麼…就是覺得…好像就是…因為我不希望沒有用，所以就會覺得那是一個很沒有用的時候。」

這樣的想法，也促使小西自己在當 leader 的時候，最注重的一件事便是希望讓每個部員感受到自己在團裡的存在感：

「…當 leader 我覺得最重要的部分不一定是唱歌方面，我覺得就是：你要讓新進來的人覺得他們…他們很重要；然後就是讓他們覺得開心、他們喜歡參加這個團。」

經過第二年 leader 的經歷後，小西在第三年下學期退出，但在學期末又被邀請回來擔任期末公演的舞監（舞台監督，總管表演幕後前後台工作人員的指揮調度）。小西在大學期間有參與許多戲劇製作的經驗，覺得就算語言不同應該也沒有什麼關係，就答應了邀請接任舞監。擔任 leader 和舞監的工作經驗，讓小西相信自己可以在台灣工作、生活：

「很多事情可能可以處理得更好，這個也是當然，我覺得大家都是這樣；可是都會覺得『我做過這樣的事情』，我就會比較願意…就是留在台灣，因為你知道就是你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那你…就是中文也不用害怕吧，你應該是什麼事情都可以做到，不一定是做得到最好，可是至少是可以做好。」

「你就是要相信說：雖然中文不是我的母語，可是我就是試試看，那我相信我是可以（達成）溝通的；而且就是你逼迫自己你要做這樣的事情，那你一定要想辦法溝通，因為你是…你沒有的話那就是徹底失敗，然後其他人，他們也會…就是沒有辦法自己的部分。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都是很好的，就是可以訓練自己啊。」

至於剛入團時難以融入團體的感覺，小西則看得比較開。她認為加入一個團體，要加入得夠久、讓大家知道你有心要留下來和大家一起，自然才會跟你有進一步的交流；再加上她自己的身分，除了多了一層語言文化的隔閡，又比同時期入團的團員年紀更大，生活上比較沒有交集。種種這些都使得人際關係的開展比較困難；然而，正是已經對這些困難有心理準備，實際上並不會太在意。

對小西來說，加入合唱團最大的意義，除了作為訓練自己華語能力的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獲知許多音樂、表演藝術相關訊息的管道。小西說，了解這些表演的訊息，讓她感覺到「自己也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不是…可能外在的，也不懂就是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也是很多活動的什麼…也過得比較自然，不是那種『喔我知道的就是外國人在做』我就會覺得其實…因為這一方面，音樂什麼都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可以隨時都知道可以去看什麼，或是現在做什麼相關的一些活動，就會覺得很重要。所以我覺得那就是…就是無論你在哪一種社會，你就是要加入一些團體，才可以真的就是知道得比較多。」

「如果你覺得學這個語言對你加入這個社會是重要的，或是給你更多知識，你就會覺得…就是會覺得一直對它感興趣。那就是我知道的越多，就會想要知道更多。那這個就是如果你跟別人…（中略）講話，其實我已經懂了很多，就會覺得跟他們講話的時候也不會…他們也不會覺得是跟外國人在講話，就會覺得是一個活在這個社會裡的人。」

3. 研究所和工作經驗

小西在北部某大學總共三年半的時間，第一年修習華語課程，第二年正式成為中文研究所的學生，當助教、研究助理，也同時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工作內容只

要是協助文章翻譯。從中文所畢業之後，小西繼續在中研院工作了一年，之後轉職翻譯社，負責編輯校稿，做了一年的時間。隨後短暫擔任某位藝術家的助理，就轉任現職的外交單位，並在假日兼差文章翻譯及編修的工作。

除了合唱團，小西就沒有再參加任何校內外社團活動；即使是昔日合唱團朋友之間的活動，在畢業後也比較少再參與。

小西覺得和研究所的同學之間比較有距離感，除了修同一堂課時比較有往來，其他時候還是不免覺得尷尬：

「因為畢竟他們都是考試進去的，所以他們本身就是比我厲害，所以都會覺得有點害怕吧；他們也都很客氣，但是都會覺得可能他們…他們可能就興趣…他們都會有比較深入的了解，所以就是會覺得…就是覺得比較難跟他們溝通吧…還是，不是溝通，他們人都很好，只是他們…跟他們交朋友，就會覺得也不知道要（怎麼做）……」

小西最熟悉的同學，是另一個同時也加入合唱團的同學某甲，因為某甲讀研究所讀得不是很愉快、很順利，小西反而因此覺得和他在一起感覺比較輕鬆比較沒有壓力。像類似這樣子的同學，都是小西會想主動去交朋友的類型：

「其實就是跟合唱團一樣，就是有一些他們可能…比較…不融入的話，我就是可以跟他們交朋友。有一些可能就是新加坡的，他們也不是台灣人；比方說其他的美國人這些，就會比較親近。因為他們也是覺得壓力很大，就覺得這些人就是他們可能大學的時候就是某大學畢業的，又考某大學，所以我們都會覺得：『噢～』（哀嚎）所以這些人可能覺得就是聊得來，覺得比較 OK；其他的也都很好，只是都會覺得要跟他們交朋友不知道從哪來開始，所以就會覺得…這個比較痛苦一點…」

同時語言的隔閡也加深這道鴻溝，怕自己不流利的華語造成對方的困擾，而這樣的疑慮往往是自發性的：

「因為我會覺得畢竟他們都那麼聰明，而我又講得都…結結巴巴的，他們可能會覺得要一直跟我聊天很累…就…呃…不一定是他們是這個感覺，我就是會擔心…對…我自己會擔心。」

不過即使如此，小西覺得並不是研究所同學和合唱團朋友相比，合唱團這邊就一定比較輕鬆，特別是自己開始擔任幹部之後，開始了解更多團員之間的內情，就不再那麼單純；當然撇開幹部身份後，就比較不用掛懷這些人的來來去去和利害關係。而在研究所這邊，正巧小西的指導老師門下也只有她和另外一個新加坡學生，兩人之間又沒有什麼直接的利害衝突，因此人際關係也比較單純。

雖然人際關係單純，但小西知道自己習慣獨來獨往，這對她來台灣學華語的目的並沒有幫助，如果只是在研究所的生活圈，她就會一直一個人默默地讀書做功課，形成一個安逸圈；而她還是希望自己要多跟別人聊天、多跟別人互動，才能讓自己的華語能力更進步。以這點來說，合唱團的環境對小西而言是比較有價值的。同樣的，小西雖然也和語文中心一起學華語的同學之間有往來，擁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的社交圈讓小西覺得輕鬆，可是還是會常常提醒自己「這樣是不好的」。

同時，和不同社群的朋友出外從事休閒活動，也會刻意做劃分：和合唱團的朋友會一起去聽音樂會、看表演；但如果是跳舞、喝酒之類的，就只會找一樣是外國人的朋友。小西說其實來台灣的外國人都很在意諸如上酒吧這種在台灣常視為「不單純」的休閒活動，怕會影響台灣朋友的觀感，因此通常不太會讓台灣朋友知道這個部分。尤其小西自己比起其他合唱團朋友年紀都大，覺得大家的人生經驗都還少、比較單純，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擾，她沒有讓他們知道這一個部分。

儘管有合唱團的社群經驗、同學間的互動、乃至工作場合的人際關係，小西認

為，雖然學華語、讀中文所能讓她更了解台灣人的思考方式，但實際上人與人的互動關係最終還是取決於每個人的性格差異。剛到一個新環境，就算會有對每個人的第一印象，但最終決定哪些人值得信任、哪些人可能就泛泛之交，其實無關國籍、文化或出身背景。

4. 華語課堂的學習經驗

小西來台灣學華語的機構，是北部某大學語文中心的國際華語研習所(ICPL,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課程安排每天四個小時，其中三小時為小班課程，每班四人；另一個小時為一對一輔導課。其中一門小班課會根據學生程度使用分級（共四級）的課本，而一對一的輔導課也著力於課本內容進行複習。其他的小班課程由學生自由選擇主題，例如聽力或閱讀的加強班、現代漢語課、古文等等。教材都是國際華語研習所自行開發的。

上課的方式以問答為主軸，老師問問題，學生採用要求的文法回答。進階之後，學生可以允許自由選擇回答方式，唯一的原則是每個學生都必須要回答。

現在小西仍然有在上華語課程，是中華語文研習所(TLI,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 <http://www.tli.com.tw/>)的針對性課程。初次接觸到這個機構是在研究所時期，接受輔導寫作和文言文的課程，為期約一年；而現在則是口譯指導課程。機構的師資並不見得是各項專業的專長者，但會安排有相關背景或能力的老師進行協助指導。

小西覺得 ICLP 使用的教材很好，尤其是高年級針對聽力的教材，蒐集了許多社會大學的演講影片，在沒有文稿的情況下，學生要靠自己努力聽到懂，才能夠回答問題，她覺得這對她幫助很大。

但儘管肯定 ICLP 的教材，小西還是舉了不少學習和實際生活應用落差的親身經歷。小西來台灣最初遇到的困難，是兩岸用詞的差異性，因為過去所學都是中國方面的用語，例如第一次聽到「腳踏車」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而且直到一年後才在偶然的機會知道「腳踏車」是哪三個字；而「計程車」也是讓她困擾許久，相比中國稱為「出租車」，音調變化更複雜了，唸起來總覺得很沒把握。

其次是華語課程的老師相當堅持「正確」的文法或發音，比方捲舌和兒化韻的使用。大部分同學都知道台灣人平時說話不太捲舌也不用兒化韻，他們對於少數非常喜歡使用誇張的捲舌和兒化韻的同學反而感到不自在。同學之中甚至有些人會找台灣朋友幫忙寫作業，但寫出的答案被老師指出錯誤，「可是這是台灣人寫的……」同學的反映也格外尷尬。小西自己也很習慣類似「我有吃過」這類的「不正確」語法，常因此被某些老師糾正。不過也有一些台灣老師，在講解時使用「正確」的文法和發音，考試時也要求學生要「正確」，但在課堂主題之外的閒聊話題時就不再計較這些。小西認為語言畢竟是用來溝通的工具，還是希望所學更貼近生活，希望能「跟台灣人講得一樣、講得通」，但她也能理解這當中必然會存在的落差。

小西又舉例，在自己所受的華語課程中，例如「算了吧」之類表達情緒的感嘆詞，直到很晚才出現；甚至當教材都已經在教大家「談論中國的政經局勢」等專門領域的用語，或是一些抽象表達用語，卻還沒教到這些日常生活很容易接觸到的感嘆詞。小西覺得這相當不合理。她認為語言最常使用的方式其實是聽力和口說，日常的口語才是最容易接觸到的語言；而口語並不會嚴格要求正確完整的語法，也不常用到專業性術語或是抽象概念表達。不過小西也指出，在 ICLP 的同學當中，大部分的人都不在台灣久留，有些人會回母國從事華語研究、文化研究或華語教學，他們的需求更著重在閱讀和書面寫作上，因此必須重視語法的正確性；對於口語、或是感嘆詞一類，偏重在日常應用的部分，反而不是那麼重要。教材會有所取捨也是可以理解。

另外，小西提到教材內容過時對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小西認為無法掌握時下

流行用語和話題，影響所及並不只是日常溝通而已，而是意味著和整個社會文化背景的脫節。常常會出現在對話當中，由於聽不懂其中一個關鍵字、進而導致隨後整段對話都不知所云，後來才發現那個關鍵字可能只是一個人名或代稱之類，整個對話之所以沒辦法理解的原因並不在於語言的表面、而是沒有了解背景；或是因為沒有把握露出猶豫的表情，讓對方用「這個你知道嗎？」不停打斷對話過程；諸如此類的溝通挫折，對語言學習者的信心影響甚鉅。反之，在和本地人的對話當中，如果能自然運用流行語、談論時下文化，會讓對方認為你「中文很好」、「很懂我們的文化」，不僅拉近和對方的距離、保持對話過程的流暢，也因為得到正面回饋、更激勵了學習的信心。當然小西也知道教材編制是永遠無法跟上時代變遷，她希望至少授課老師能夠在教材的基礎上配合時事隨機應變，補充教材不足的部分，讓學生能學到最流行、最實用的內容。

小西還舉了一個在工作上的經驗。她曾經在某次非正式場合和時常接洽的友方單位人員聊天，過程中她順口批評了某人「很白目」，對方驚訝地說「你的中文這麼好？連『白目』都知道！」一下子就讓對方認同她的華語能力，態度也隨之轉變。這不僅讓她很有成就感，也覺得一下子拉近了和對方的距離，讓對方認同她也是生活在同樣社會的一份子。

5. 小結

總結小西的個人經驗，她對於學語言的概念基礎是紮根於北京遊學那次經歷，她感受到「聽」和「說」對語言學習的重要性，因此相當重視提升自己「聽」和「說」的能力，認為這是取得學習成就感最主要的來源。可是甫踏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很能憑空出現願意和一個外國人練習說中文的人；即使是學校的同學、或是職場同事，也會因為對自己語言能力缺乏信心、擔心造成他人困擾、甚至攸關利害衝突等尷尬情形，使得這一步很難跨出去。此時，社團活動能建立起一座互動的橋樑，提供一個自然而然和大家交朋友的機會，因而建構出一個可以提供練習語言的環境。

雖然人際關係不見得盡善盡美，距離感也無法完全抹除，但透過互動得到的回饋會累積起成就感，乃至進一步認同自己對這個社會的參與感、也得到他人認同你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這不僅僅是語言學習上的成功，也是自我價值的肯定。



第二節 小琳的案例

1. 出身背景和學習經歷

小琳是法國人，年約25歲，出生在法國南方、介於里昂和馬賽之間的一個小鎮，目前就讀北部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平時是個文靜不多話的女孩，喜歡貓頭鷹。

小琳直到大學才離開家鄉，就讀於羅浮宮學院(Ecole du Louvre)，也是在這裡才第一次接觸到中國藝術，開始感到興趣，原本要以法國十九世紀藝術為主修的她也才轉而主修中國藝術，從而開始認識中文和華語文化。不過在巴黎，儘管是個文化之都，但能接觸到的中國文化相關的事物還是很少。

「在巴黎還有一些算是很大很大博物館，所以我…可能…我的第一個接觸到的事情就是中國藝術品、中國的作品，在那些 musee qui mer(?)啊…就是亞洲博物館啊…什麼。然後…可能，另外一件事情是：我開始在東方語言文化學院讀中文的時候，我們跟同學很喜歡在一起去聚餐，然後聚在一起去找一個中菜的一個…中式的一個餐廳去吃飯 之類的…(所以機會不多?)機會滿少的對…；而且，那時候我的中文程度不夠好，所以我沒有辦法就跟中國大陸來的人或台灣來的人交朋友…」

為了中國藝術主修的需要，小琳在大二先是在中華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Chinois)學了一年中文，大三轉而到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 Institut national de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主修中文系。中華文化中心的華語課程，性質比較像是成人語言進修班，一週上課一次，也沒有考試壓力；因此在大學體制的東方語言學院，對小琳來說就像是重頭學起一樣，也取得了較大的進步。

隔年，小琳在羅浮宮學院取得學士學位，繼續攻讀碩士，也繼續在東方語言文

化學院讀中文系。在法國，大部分的學系都是三年制，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中文系是少數的四年制。小琳在中文系三年級的時候，為了兼顧兩邊學業而排課困難，偶然選上了台灣歷史的課程，開啟了和台灣的緣分。小琳一方面驚豔於台灣複雜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台灣使用繁體中文也剛好符合她在中國藝術方面的需求，再加上老師的鼓吹以及台灣獎學金優沃的條件，於是決定申請來台留學，到北部某大學語言中心學中文。這也是小琳第一次和北部某大學合唱團的機緣。

經過九個月在台灣的華語訓練，小琳回到法國取得中國藝術碩士學位和中文系學士學位。完成法國的學業後，小琳去年考上北部某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於是又來到台灣；但因為課業較繁重的關係，現在已經比較少參與合唱團的活動了。

2. 參加大學合唱團

小琳和大學合唱團的邂逅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的時候，她的男朋友注意到合唱團的招生活動而轉告她。小琳在高中的時候因為對戲劇的興趣，修習了聲音表演的課程，在過程中開始對歌唱感興趣，後來在巴黎參加了三年的合唱團。

小琳談到她對合唱團的第一印象：

「我覺得最深刻的印象是你們…是真的有一種…很美好的東西在那個合唱團是大家都…不是由幾個人在負擔所有的事情，是大家都互相…分工，我覺得這是滿好的；而且我覺得那時候覺得很驚訝，沒想到你們的合唱團雖然是個學生社團，雖然是個社團但是你們的程度超棒的，所以我覺得『哇～真的太棒』不是一個『我們只是來這邊玩社團』而已，有一種職業的…我覺得非常的職業（笑）『哇～超棒超厲害的』這樣子…」

小琳在巴黎參加的合唱團是音樂學校(conservatory)的附屬合唱團，入團必須要

經過測試，且許多團員都以職業獨唱家為志向，彼此競爭氣氛濃厚、關係緊張，也不重視在合唱團的表現，只在意個人一對一歌唱課程，指揮也很難帶動大家。因此小琳很欣賞大學合唱團的團隊合作氛圍，而對社團活動相對認真嚴格的態度也沒有讓小琳感受到太大的壓力。小琳也提到了聲部負責人（團內稱 leaders，以下皆以之稱呼）在大學合唱團裡負責協助、掌握其聲部所有部員的進步狀況，讓她覺得很有幫助：

「我不是很了解…有時候我，怎麼講…那個，節奏，我不是很掌握的，所以覺得就是很難，然後〔法國的〕老師真的…有時候就受不了（笑）因為我就每次沒辦法算…算清楚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四…（笑）超困難的；然後我覺得反而在合唱團，呃…尤其是那些 leaders，他們的工作，我覺得超棒的，很有耐心，所以就不會覺得很有壓力這樣子。」

小琳很喜歡當時負責協助她的 leader，暱稱 Ariel：

「我以前對音樂有一種…有一種害怕，有一種壓力，覺得啊…就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事情我是…目前是沒辦法掌握，尤其是節奏啊；然後…我覺得在她旁邊會學的東西就像是…不要…音樂是一個樂器…是一個…你可以很喜歡的一個活動，那就…我覺得在她旁邊我學了很多，而且我…有一種感覺就是鬆了一口氣。」

合唱團也讓小琳和一些正在學法語的團員認識、做語言交換，互相指導法語和華語。但除此之外，小琳也感覺和台灣人很難有更進一步的關係：

「一般來說可能台灣人有一種先好奇，然後…就像好奇『喔！你是從法國來的！喔～好浪漫啊，有巴黎鐵塔…』這樣這樣；然後過了這個以後，很難去進一步的跟台灣人交朋友。因為我不知道是怕文化差異還是什麼的，但…呃…我覺得這個…呃…很難超過這個 superficial 的部分…」

雖然小琳也很想多認識一點台灣朋友，但也不願意太刻意而造成尷尬；同時她也認為相比研究所同學人數比較少、對彼此容易熟悉，像合唱團這樣的大團體實在不容易很快認識大家。在合唱團社辦裡，團員們平時彼此的閒聊又有太多的口語，當時剛來台灣的她華語能力還不夠好，也對口語不熟悉，又怕造成尷尬，因此也不太敢介入大家的談話之中。

對小琳來說，參加合唱團的活動讓她在台灣生活多了一段輕鬆愉快的時光，也看到台灣學生凡事自我要求都很高的生活型態；至於對語言方面的幫助反而比較次要：

「我那時候覺得『哇台灣人超厲害的』，他們給自己的壓力超大，然後他們…就是，得到的、學到的，所以這樣才是好。那時候就是跟我家人講：『你知道他們那個社團，就是超厲害的東西啊，不是像我們那種隨便…然後你參加不參加沒有關係啊…大家都懶得去』就是，你們都超認真的。」

「每次去練唱都覺得…嗯…就覺得比較輕鬆，很開心這樣子。其實，我覺得參加合唱團比較是…嗯…一個…心裡的感觉…不一定是…我不是認為是對我的，可能對我的中文程度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幫助，但…是讓我在台灣的經驗非常…非常〔滿〕足。」

在合唱團小琳了解到了台灣人的一些生活習慣和個性，知道如何和台灣人相處，但小琳認為這只是「所有經驗當中的一部分」，就如同每一次認識新朋友一樣，都是個別獨特的經驗：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同樣的過程，是：你…你在這個國家待得越久，越可以了解它那邊的人是怎麼想的；所以其中有合唱團的這個經驗是其中一個，但是整合來說…是一個…是一個過程…就你…你是累積不同的經驗，合唱團是其中一

個。」

「因為…有可能合唱團學到的東西…呃…是很…真的有學到了很多；但是，可能你真的有一次跟一個人講話，就會學到同樣的東西；就因為，因為你是跟其他台灣人聊天的時候，就會真的發現一些事情，然後比較就是可以問問題就是你不是個客…是從一個客觀的角度去…就是去看到底人的活動，然後社團是怎麼做的…這樣…就…就慢慢的…慢慢了解…」

3. 研究所和日常生活

小琳在台灣九個月後，回到法國完成學位，再考上藝術史研究所，成為該大學的正式學生。研究所由於課業繁重，小琳和同學之間雖然相處時間多，但氣氛比較嚴肅，只有少數交情比較深的好朋友：

「我們都很忙耶…對啊，我覺得有點可惜，大家都很忙，所以有這種…如果你有私人生活，你也不跟大家講，有這種：大家都沒有私人生活，大家都在努力作功課啊，所以你可能要跟其他朋友出去啊，還是…呃…做比較休閒活動的事情，你跟其他同學都不會提，因為有這種：一定要很努力、努力到爆炸的（笑）氣氛。」

「就…有、有的是有變成好朋友，就是要跟他們…會比較多…呃…像…出去吃飯（笑）就這樣子；像我有一個學姐她是幫我介紹她的很好的朋友，所以就…算是校外的事情，因為…不僅是我們去吃飯是為了討論報告的事情（笑）你懂我的意思嗎？也不是因為我們在所上然後剛好到吃飯的時間然後就去這樣…」

小琳和同學間最常做的事就是聚餐吃飯，有時候是因為大家一起讀書吃飯，有時候是為了討論功課，就算是和好朋友一起相約也是聚餐吃飯。她覺得很特別，因

為在法國外食很貴，學生通常都自己開伙，不像台灣學校附近餐廳多又便宜。同學們也會一起去博物館，當然身為讀藝術史的學生，到博物館多少也是為了課業上的需求。此外，小琳也提到和台灣朋友一起去翠峰爬山、去四四南村參觀。

在研究所讓小琳最不習慣的一件事，是學長姐制的東方校園文化：

「我覺得很方便你不知道一個人的名字你叫他學長或學姐是有它的好處，不是什麼都不好的；可是，有時候…有時候有些人，因為他們是那個學長或是姐，就會，真的，不用禮貌就會叫你去做什麼就做什麼」

「有一個學姐真的太過份了，而且，而且我這門課是當助教的，所以我有…有什麼事情要通知我…也跟她說我們說的問題啦，就是說…我呢…我有的時候不太…可能是我不理解還是什麼的，但是我所謂那個…有的人真的他們想太多耶，比如說我…比如說來舉個例子是：我…我是…因為我們有一個 Facebook 的社團嘛，所以我有一次有建議大家，因為我們…呃…那個下個禮拜要一起去參觀博物館，然後建議大家『你們可以早一點準備，然後看某一個網站…』然後學姐跑來就說：『那你，你不要[在 FB 上]寫這個東西，你千萬不要寫，如果老師知道我們[事先]準備，不是現場做作品分析，他認為是[不能接受]…』…啊？有這麼嚴重嗎？有這麼嚴重？你為了這件事情真的要罵我像一個小孩一樣嗎？我覺得『哎？』而且你明明知道是我明明沒有惡意耶！我不是做壞事，你懂我的意思嗎？就…而且她非常地重視她對指導老師的表現，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把他們的表現弄壞了，那就會很嚴重…」

除了研究所之外，小琳就比較少參加其他活動了，偶爾會回來合唱團的練唱，想參加書法社但也還沒有時間。也會和其他外籍朋友在一起，到某個朋友家作客、玩桌上遊戲，或是到酒吧聚會聊天。小琳也強調了一下「酒吧沒有不好的意思」和外籍朋友在一起，雖然大家來自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母語，但因為同在異鄉，又有比較多類似的文化背景，相處起來比較輕鬆，還會互相調侃彼此的民族：

「而且我覺得這個狀況有一點特殊的就是：我們都是離我們國家很遠，然後我們都會遇到從不同國家來的人，所以我們常常會笑，就是笑我們對自己的國家的一些的偏見，像『你是俄羅斯人你就在意 Vodka』這樣子（笑）…『那你們法國人超懶惰』（笑）就會覺得很搞笑…」

「而且你從來沒想到以前對你，可能對你本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那對其他國家呢，是完全不一樣，就不同看法，所以你有一種翻新的感覺（笑）『喔，到底我的文化是怎麼樣？（笑）這個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法國人這麼懶惰？』（笑）…」

當年第一次來到語言中心上課，大部分的時間都和一樣是來自外國的同學們在一起，因此參加合唱團活動是難得可以和台灣人相處、認識的機會；相反的，自從成為藝術史研究所的學生，因為平常大部分時間都和同學在一起，課業忙碌之間往往不會有太多深入的互動，讓小琳常有「忘了自己是外國人」的感覺，反而會更想要找方法提醒自己是外國人。對小琳來說，和台灣人自然相處雖然很好，但離開研究室的日常生活之中，還是希望記得自己仍是異鄉人的身份。

小琳覺得台灣人總是一開始很熱情，卻很難進一步有更深的友誼，能夠很快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但那個距離感卻始終沒辦法完全消除：

「我覺得，有…你很容易跟…台灣人，呃，隨便聊天啊；不過比較深入去認識一個人，這個很難。有一種：雖然台灣人很熱情，就是很樂意就是幫助你啊；但呃…其他方面是私人方面就可以…呃就可以找到一個可靠的人，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似乎正是因為那種距離感，讓台灣人會因而更願意主動幫助外來作客的人。小琳認為這也許是因為歐美國家長期以來已經習慣多民族混居，對於文化差異的感

受反而不大，認為就算是不同民族也只是「一個人」；而台灣人反而因為特別在意文化差異，因此對於外國人會「特別關注」：

「我不是很喜歡我的國家對外國人的態度，反而是會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我還是會覺得台灣…真的是…人家真的是很熱情；不過…可能在西方世界，你…你不論是從哪一個國家來的，你都會，就是都會把你當做一個…就是一個人啦，不會有那種『啊我們的文化就是不一樣』；然後我們語言…你如果，你如果就是能掌握…那個…我不知道，法文啊…還是什麼…那個當地的語言，應該就沒有問題啦，就是…不會計較你的個性，就交朋友那過程當中，主要的是個性合不合，而不是『那你是什麼文化』之類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們…是不是那個歐美國家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混在一起的那種背景，比如說以前的殖民地啊…之類的，不會有這種…呃…文化差異的問題啊。」

小琳認為對外國人的偏見甚至歧視，其實每個地方都一樣；而她喜歡台灣人的熱情，即使這當中可能是一種對外國人的偏見，但懷抱的想法卻是善意的：

「而且…台灣算是非常好啊，對外國人的…就是…雖然是有這種把我們當做外星人的這種感覺（笑）但其實也…呃…還滿可愛的啦（笑）；而且有…嗯…真的是…我從來沒去過有一個真的是想要幫助你的國家；就雖然我們是外星人，但**因為**我們是外星人，所以就是說『啊，他在這邊應該就是很迷路糊塗啊，一定要幫助他』（笑）反而也會有這種效果…」

小琳覺得台灣日常生活非常方便，尤其是便利商店多樣的功能，「到7-ELEVEN繳學費」讓她覺得很驚奇。而台灣人對外國人都很和善，平日外出面對台灣人都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台灣人一看到外國臉孔都會有講英文的心理準備，知道她可以講中文的時候都會顯得更開心，也讓她覺得很可愛親切、同時受到鼓勵。

初來台灣，如果有遇到問題，通常尋求的幫助來源來自語文中心、大學的國際

學生事務處和台灣駐法代表處(不是法國駐台代表處),而這些協助大部分都是被動的。語文中心會安排認識校園的行程、每三個月一次的文化體驗活動,以及協助在郵局開帳戶,此外並沒有提供其他主動的協助。國際事務處則是會被动派遣學生志工協助外籍學生的日常生活問題,並提供一年份一週六小時的華語課程。如果有其他生活上的問題,小琳會尋求台灣駐法代表處、或是語言中心課堂上的老師諮詢。

4. 華語課堂的學習經驗

小琳在語言中心上的華語課時,使用的是《實用視聽華語》這份教材,以每三個月一冊的進度進行。分班方式以能力而非國籍來分,小琳因為已經有基礎,是從第三冊開始讀起。課程的方式是每天教少量的進度,每天背一些生詞、做一些作業,課堂上老師會慢慢地仔細講解生詞、說明每個詞的用法。因為每班只有六個學生,老師會要求大家要不停地對話;每教一個生詞,就請大家舉例練習。每天會進行聽寫考試,每個單元結束後也會有個小考。差不多四天會結束一個單元,除了小考以外,還會讓同學根據單元的內容做口頭報告;透過這個報告,也讓來自各地的同學之間可以分享不一樣的看法。

小琳很喜歡這樣的上課方式,因為每天都有少量的進度,不會覺得有太大的壓力,而且能夠充分學會如何應用生詞。小琳在法國也學了一點日文,現在也在大學修日文課,但小琳非常不喜歡台灣的日文課。在法國的日文課,採取的上課方式和中文課很像,雖然進度不快,但重視的是口語表達;而台灣的日文課卻像是在準備考試,只是在背一大堆不知道怎麼用的生詞,很快就忘記,這讓她覺得很荒謬。

在小琳的認知,「學習語言」和「使用語言」是分開且並重的,因此她很希望能夠取得兩者之間的平衡。尤其在成為正式的研究所學生後,華語已經是日常工具,但還是希望能有華語課程,可以促使她繼續進步。

「我覺得語言是有兩方面的,有一個方面是『學』,所以你累積知識,你累積智

慧；就另一個方面是『用』。所以對我來說這是這個過程當中的兩方面；那個你在學校是學、學、學，然後累積、累積、累積；然後你去外面就是用、用、用（笑）。我覺得，比如說我現在的情況覺得可惜是現在我沒有中文課了，所以就是我一直用用用用的狀態，但是我會覺得『喔好，我真的是缺乏了一個東西…』」

而語言中心的課程內容，小琳覺得相當實用，很符合台灣日常的法語用法，對生活很有幫助，曾有「早上上完，下午用到」的體驗，她覺得在台灣學到的中文課程「很棒！」。

同時語言交換也很重要。小琳和台灣學生做語言交換的內容大概可以分成兩種，一是對正在修法文課的同學提供幫助，二是和已經有法語基礎的同學對話、聊天。對小琳來說，語言交換可以讓她「用」學到的華語，累積使用經驗；另外更重要的是給予她「講中文的自信」：

「因為我到台灣的時候是完全沒有自信，就是我很…很不敢，很不敢講，害怕講錯，然後…就是很不敢。非常不敢。而且我是跟同學一起來的，然後同學程度比我好多了，所以就是…也是有這種…嗯…」

小琳比其他的同學晚了幾個月來到台灣，常覺得自己跟不上同學的能力，因此加深了她對自己華語能力的擔憂，嚴重缺乏自信。透過語言交換，讓她慢慢累積起自信，漸漸比較不會因為害怕講錯而不敢講中文。

但小琳也認為自己畢竟不是從零起點開始，她的同學朋友當中也沒有像這樣的例子，很難想像如果是完全沒有基礎、又對漢字一點概念都沒有的外國人，如何在台灣學中文：

「就是那個…語言中心，不見得會講英文的，所以我覺得可能當你…你學基礎，

如果你的老師不會講母語，不會講你的母語，來解釋一些很重要的…比如說漢字的結構，還是跟文化裡面有的一些概念、語言的概念…呢…可能會比較辛苦，可能會…」

現在小琳對學習語言抱持的態度，是循序漸進、不著急的，不會太擔心同學口音比你更好、學得比你好，把語言學習視為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過程，逐步前進：

「當你把一個語言的不同的階段，然後就是不同階段是非常合理的，你慢慢來，就行。」

5. 小結

合唱團的活動和社團氛圍讓小琳在初來台灣之際能有調適心情的空間，她的 leader 也幫助她用愉快的心情面對音樂。此外她也從中認識了一些語言交換的朋友，開始和台灣學生有進一步的交流、認識。參加社團活動也讓小琳了解到台灣學生的生活習慣、思考方式，但小琳認為每個經驗都是個別的，不同經驗之間相互累積，並不認為在這裡的經驗具有代表性。

剛來台灣的小琳對自己的華語能力沒有信心。透過語言交換，小琳慢慢累積起她對自己華語能力的自信，不會過度害怕說錯而不敢開口。現在的小琳看待語言學習，認為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只要逐漸前進，不需要太害怕自己口音差、或跟不上同學。能有這樣子的心態，足證明小琳對於語言學習已有相當的自信。

小琳對台灣人的印象是一開始很熱情，可以很快拉近彼此的距離；但拉近到某個程度之後，就很難再跨越那最後一段距離感。研究所同學之間又由於課業壓力，大家相敬如賓，雖然會讓她忘記自己身為外國人的特殊身分，但也沒有因此讓彼此的關係更貼近。但小琳認為身在他鄉，這樣的距離感是自然的，雖然很期待能早日

突破這個現況，但也不會太過在意。小琳相信入境隨俗，諸如對外國人的偏見或者歧視，畢竟無可避免；但台灣人一般來說對外國人都相當友善，即使保持著距離感，至少都會懷抱著善意、樂意提供協助。

小琳認為學習語言「學」和「用」是分立而並重的，希望能一邊持續在華語課堂上學習、一邊在日常生活中多多應用。小琳同時也在大學修日文課程，但她不喜歡日文課過份強調背誦的教學方法。她喜歡注重口說的課程，希望能學到如何運用所學；而語文中心的華語課程讓她覺得相當受用。



第五章 跨個案討論

來台學習華語近年來已經蔚為風尚，外籍學生與本地生在課堂之外的互動機會相當多，似乎也暗藏豐富的非正式華語學習機會。然而來台留學生在社團活動等非正式的學習經驗，在此之前，文獻上尚未有豐富的探索與討論。本研究藉著深入訪談兩名來台外籍學生，希望了解這些來台學生參與社團活動的狀況。這兩位女性外籍學生先後在大學語文中心學習華語，進而攻讀研究所，也都參與過合唱團的社團活動。本研究希望透過她們來台求學的歷程和參與社團活動的經驗，了解參與社團活動對於她們的華語學習、乃至對台灣華人社會文化的認識，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經過匯整分析之後，以下依研究問題提示，找出三個重點議題，分三小節做跨個案討論：包括(1)參加社團活動對語言文化學習的直接助益、(2)人際關係建立與融入台灣社會的困難、與(3)參加社團活動經驗的意義。

第一節 參加社團活動的直接助益

在各大專院校語文中心學習華語的外籍生，校內的學生社團是他們最容易接觸到的台灣社交團體。態度積極的學生，會希望自己能夠在參與社團活動中，得到磨練華語能力的機會，並結識更多台灣的朋友。而對於重視休閒活動的學生來說，除了課堂之外，也希望能在課餘時間從事一些調劑身心的活動，便需要嘗試踏出第一步，主動尋找感興趣的社團活動，爭取參與的機會。這並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畢竟身處語言和文化完全不熟悉的環境，對於個性較內向的學生來說，這一步也許是極度難以跨越的鴻溝。如何避免陷入劃地自限的惡性循環，將自己帶離消極的舒適圈、主動迎接挑戰克服困難，都會左右日後的學習成效和生活情況。而社團活動提供的社交機會及其休閒性質的活動，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小西曾談到自己有工作狂的個性，如果可以的話，她會選擇把時間都用在圖書館裡自己一個人讀書做研究；但她知道自己不能這麼做，她來台灣的目的是學好中文，一定要離開自己的舒適圈去接觸台灣人、試著融入台灣社會，因此選擇投入社團活動，採取主動作為來爭取和台灣學生認識交流的機會。而小琳的例子當中，她因為對合唱的興趣而加入合唱團，在參與活動的過程當中，雖然並未直接表達出主動積極的態度，但合唱團的體制使她和她的 leader 能有進一步的互動交流；同時她的出身國籍也引起部分團員的好奇心，邀請她進行語言交換，遂開始建立起友誼。綜觀兩人的經驗，可歸納出參與社團活動的兩項主要的直接助益：

一、透過社團活動與體制，可以自然而然和台灣學生交流，進而建立友誼。

人際互動的形成需要有共同事件作為媒介，不可能強行要求對方進行互動關係；為此社團活動及其體制提供了良好的互動平台，讓外籍生可以在自然的互動關係當中結識台灣學生，開啟在台灣的人際關係。

在合唱團裡，為了顧及每個團員的練習程度，在制度上即安排各聲部負責人（leaders）透過例行練唱之外的「驗收」來掌握團員狀況，無形中讓團員之間有更多接觸、深入認識彼此的機會。對兩位受訪者而言，這是她們最直接的共同經驗。小西和小琳都談到在團裡最印象深刻的人是負責指導自己的 leader。小西自己甚至曾經擔任 leader 的職位，透過 leader 的工作讓小西得到了認同感和自信心，鼓勵她日後決定留在台灣生活；而小琳經由和 leader 彼此分享學習音樂的經驗，重新感受到唱歌的快樂。

二、合唱團的練唱活動較不受語言因素影響，足以紓解平日生活的壓力。

外籍生來台之初，無可避免會承受旅居異鄉的心理壓力。對於週遭環境不熟悉，加上尚未拓展的人際關係，使外籍生很難得到參與休閒活動的機會。而西方音樂教育通行於世界各地，台灣也不例外，只要學習的是西方音樂理論、西方樂器，大家

的表達方式皆不離一定範疇。例如合唱團的練唱成為在初來乍到的陌生環境中，外籍生最容易參與、最無須擔憂的休閒活動之一。

以合唱團的情形為例，合唱音樂是西方音樂傳統，此合唱團的曲目又以外來曲目為主，歌曲多以拉丁文、英文填詞，因此即使是不熟悉華人音樂術語的外籍生，經過反覆多次的練習，和指揮的手勢指引，很快就能掌握理解，在練唱過程中語言的問題並不嚴重，對於外籍生而言，身處不熟悉的語言環境壓力感相對較輕。小西和小琳都認為全程中文的練唱過程並不會感到太困難，雖然一開始會有一些音樂術語易生誤解（例如小琳把「從第幾小節唱」的「小節」誤解成「小姐」而有「為什麼男生都在唱」的困惑），但並未造成太大的問題。在具備一定音樂能力的基礎之下，兩人都能充分享受音樂帶來的樂趣，為離鄉背井的求學生活增添一點不同的色彩。

第二節 人際關係建立與融入台灣社會的困難

無論是在社團活動或是在各自的研究所生活中，兩位受訪者都指出了台灣人面對外籍人士的常見狀況：基於好奇心和「來者是客」的立場，台灣人對於初次見面的外籍人士常常表現出高度熱情，會迅速拉近和「新朋友」的距離；然而時間一久，這樣的熱情便很難繼續維持，和「新朋友」的距離會懸停在某個程度，很難再進一步跨越過表面的友好。對小西而言，她將這樣的現象歸因於自己個性偏向害羞不喜交際，認為換作是其他美國人也許會更容易融入台灣人的交友圈。而小琳談到現在和研究所的同學之間，已經開始建立更深一層的互動，但她也感嘆「花了很久的時間」；同時，小琳了解自己的華語表達能力尚有不足之處，也說到「我不知道中文要哪種程度才不會有害怕的感覺」，語氣中帶有些遺憾和徬徨。

此外，由於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兩人都多多少少會將台灣朋友的交友圈和外籍朋友的交友圈分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上酒吧。對西方文化而言，酒吧就是單純朋友之間休息放鬆的場所。兩人在訪談過程中都曾刻意強調「酒吧沒有不好的意思」，顯示她們相當清楚在台灣文化的理解中，對上酒吧存在一定的偏見。這

樣的理解也反映在實際作為上，像小西就直接說明她不願意讓台灣朋友知道上酒吧的事，以免影響觀感。

儘管兩人都感受到在台灣建立人際關係的困難和文化差異問題，卻也都非常喜愛在台灣的日常生活。雖然台灣人不免對於外籍人士投以異樣眼光，時常抱持一些偏見，例如總想對西方臉孔的人說英文，或甚至不自覺帶有歧視意味的話語；但台灣人對於陌生外籍人士的主動熱情，不僅讓她們感受到善意，而且也多少讓她們在適應日常生活的過程中得到過幫助。

第三節 社團活動經驗的意義

外籍生在經過一段時間逐漸適應台灣的生活之後，他們參與社團活動的態度也會逐漸產生些許的變化。這些變化來自於許多因素，例如自身語言能力的成長、對新文化環境的理解、新的日常生活習慣的建立、以及社團活動中和他人的互動情形。也許現實狀況並不盡然符合理想，但無論是成功或是挫折，都能從中獲得寶貴的經驗，對語言學習來說尤其如此。語言是用來表達、溝通的工具，一次成功的溝通，便意味著一次語言使用的目的達成。即使表達過程中可能並不順暢，即使並未從中學到全新的詞彙或是表達方式，但成就感逐漸累積，自信心便從中建立。相信自己能夠用華語表達、進而達成溝通目的而完成事情，不僅提供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向回饋、鼓勵更進一步的學習，也同時是對自己在全新環境中的認同和肯定。自信心的建立因此對離鄉求學的外籍學生而言至關重要，讓學生知道他可以使用新語言做事、參與新社會環境中的活動，意味著自己確實已經學到新的語言，並且能夠在新的社會中有立足之地。

小西在學習華語的經驗中意識到了口說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她當初來到台灣便主動尋找可以參加的社團活動，以提供她練習說華語的機會。透過參與合唱團活動的經驗，小西逐漸建立起信心，知道自己可以靠著中文能力和台灣人溝通，在台灣成就事情、完成工作，讓她決定留在台灣生活。此外，在合唱團的期間，小西得到

許多藝文表演活動相關資訊的管道，對熱愛表演藝術的她格外重要，經由參與這些藝文活動，讓她感受到自己也是台灣社會的一份子，加深了她對台灣社會的認同感。

小琳認為在參與合唱團的活動過程當中，讓她結識了一些語言交換的朋友，並且在語言交換的過程當中慢慢建立起了她的自信，這正是運用語言的過程中，給予了學習的正向回饋。正因如此，她可以自由地和研究所同學一起讀書、討論功課，甚至抱怨態度惡劣的學姐，在在都顯示了她已經有相當的自信面對在台灣的生活。

綜觀兩人的經驗，外籍生參與社團活動對語言學習最主要的功用，並不見得是對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有明顯的提升、或是能迅速習得口語常用表達方式等表面上的直接助益，而在於心理層面的鼓勵。社團活動，特別是本研究所追蹤的合唱團經驗，可以讓外籍生在台灣參與休閒活動，調劑身心，並在參與過程當中透過和台灣學生的互動，建立起對自己使用第二語言的自信心。這樣的自信心帶來的正向回饋不僅僅是鼓勵了語言學習，也是對於在新文化生活圈中的自我認同。

在第二章曾談到 Mead (1934)和 Vygotsky (1978)提出構築「我」"Me"的其中一環「人格我」"Ethos"是由我們自身和社會之間的溝通建立而成，Riley (2007)因此認為使用一種語言即是在表達自己在這個語言圈中的身分地位；而 Littlewood (1981)和 Norton Peirce (1995)也都指出學習新語言的過程同時也是在構築新語言中自我認同的過程。在兩位受訪者的談話中，我們也能看到他們從一開始對於新語言新文化的不安全感，慢慢找尋對自己華語能力的信心，在使用華語溝通的過程當中逐漸了解到自己在新文化環境中的身分，同時也激發了學習的動力，華語學習和自我認同相互形成正向回饋，在提升自己語言能力的同時，也展現了自我認同的自信。

第六章 結語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實地訪問兩位受訪者參與合唱團活動的經驗，以及在台灣生活的適應情況，從中發現參加合唱團確實有助於她們的華語學習。合唱團讓她們結識台灣的學生，在交流互動的過程當中，逐漸累積起對使用華語的自信，進而建立對於自己在台灣社會的認同感。同時合唱團的練唱對她們來說並不至於構成太大負擔，讓她們可以得到放鬆心情、抒緩生活壓力的空間。訪談過程中兩人都曾經表示自己的個性偏向內向獨立，小西尤其將自己在來台初期面臨人際關係的瓶頸歸因於個性問題。雖然合唱團對她們來說並非全新的體驗，但要在陌生的國度選擇走向陌生的人群，想必對她們而言仍需要極大的勇氣，更映襯出她們積極而正向的學習精神。

然而要在不熟悉的文化環境下建立起人際關係，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小西參與合唱團的時間較長，又曾擔任幹部，得以結交許多朋友；小琳在合唱團的時間相對較短，僅能和少數同學建立友誼，且明顯感受到自己身為團體中少數「外國人」的獨特感。在研究所的同學之間，由於承擔學業的壓力，兩人都感受到較淡薄的人際關係；尤其擔憂自己華語能力不足、口說無法流暢，始終是讓她們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雖然兩人都體驗過台灣人對於陌生人最初所展現的熱情，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受益不少；然而她們更期待能跨越高牆，和台灣人建立起更深一層的友誼。

小西在合唱團擔任幹部的經驗，讓她相信自己可以在台灣用華語和台灣人溝通、工作，意味著她可以在台灣社會中擁有一席之地，為她日後做出留在台灣生活的決定紮下了深厚的基礎。小琳則在和合唱團員進行語言交換的過程當中，累積起足夠的經驗，逐步建立起她的自信心，如今可以自在地和用華語台灣人交談，甚至比使用自己的母語還更習慣，這也代表小琳已經相當融入台灣的生活。正是因為加入合唱團的緣故，讓她有機會結識語言交換的朋友，進而發展出日後的自信，和成功適

應新生活。可以說，兩位受訪者能對華語學習有充分的自信、認同自己並適應台灣的生活，都是來自參加合唱團活動帶來的成果。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取的是個案訪談的研究方式，聚焦在少數受訪者身上，認識她們參與合唱團的經驗、在台灣學習華語和適應生活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故事，從中了解她們學習的態度、遭遇的困難，以及如何對學習和生活上的困境做出應對，最後歸結出參與合唱團的經驗讓她們建立起使用華語的信心，對華語學習提供正向回饋，並更進一步產生認同感。

然而，每個個案的都具有其獨特性，個案研究的成果並不能作為廣泛適用的標準，僅能提供作為參考的實例。每個不同的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擁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成長經驗；即使是學生社團，也會因為活動性質、組成規模、經營方式等條件上的不同，有著不同的風貌。小西就曾提到因為顧慮口說能力的吃重程度，而做出放棄加入戲劇類社團的抉擇。雖然這並不表示戲劇類社團就不能如同合唱團的活動，對外籍生的華語學習和文化適應產生類似的效益；但對於不同性質的社團、或是不同出身背景的外籍學生，實際上又會產生什麼樣的互動、對學生的學習和生活帶來什麼樣的改變，則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實地去觀察、訪問學生的親身經驗，提供更多樣的觀點視角。更多的個案研究，可以讓台灣的華語教學能對學生有更多的認識，一方面可以減少偏見和誤解的產生；另一方面則讓教學機構和老師有跡可尋，在提供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時能更明確地掌握方向，尋求更有效的辦法。而更全面、更宏觀的視角，就有賴量化的大規模研究進行問卷調查，來歸納出教學和輔導的大方向和趨勢了。

第三節 教學建議

台灣的華語教學研究直到近年才開始觸及學生課堂之外的世界，除了需要更多研究投入這塊領域，增加對外籍生的認識，華語教師也應嘗試去探索學生在離開教室之後的生活面貌，主動關心學生的日常生活，勢必能取得更多對於教學上的回饋，進而對症下藥，提升教學品質。

語言是用來溝通的工具，透過溝通的經驗累積不只讓語言學習有實際印證的機會，也同時在建立語言學習者的自信和自我認同感。為了讓語言學習者能夠更好地適應新的語言文化環境，教學的內容應要與時俱進，廣納時事、口語，並重視溝通技巧的指導訓練，讓語言學習更有效率，並且讓語言學習者建立起在新環境中的自我認同。



參考文獻

- 宋宜儒、施鴻瑜、黃筱雯，〈國際學生在臺生活型態與休閒活動參與之研究—以南臺科技大學為例〉，《觀光休閒暨餐旅產業永續經營學術研討會—第8屆》論文集，2008
- 呂啟萱，《台灣外籍學生華語學習困擾與因應策略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2010
- 何佳真，《大專院校外籍生來臺身心適應歷程研究—以東南亞與中南美洲外籍生為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論文，2013
- 金貞勳，《台北市外籍學生休閒需求與參與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2004
- 畢恆達，〈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編著)，《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21-36頁，巨流文化，2008
- 劉麗玉，《在台外籍學生華語學習之學習動機、學習適應與學習滿意關係之研究》，屏東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論文，2011
- 鄭政宗、李素箱、唐軍豪，《外籍生休閒參與因素調查研究》，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2008
- 蕭瑞麟，《不用數字的研究》，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 Bäumer, T., Preis, N., Roßbach, H., Stecher, L., & Klieme, E. (2011). 6 education processes in life-course-specific learning environments. *Zeitschrift fü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14*, 87-101. doi: 10.1007/s11618-011-0183-6
- Berry, J. W., Kim, U., Minde, T., & Mok, D., (1987).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cculturative str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1*(3), 491-509.
- Cavan, J. S., (2006).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inquiry into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of three high school female immigrant students and their mainstream schooling experience in Atlanta, Georgia. *Electronic Thesis & Dissertations of Georgia Southern University*, Paper 480.
- Engle, L. & Engle, J. (2004). Assessing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study abroad program design.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10, 219-236

Gibson, M. A., Bejinez, L. F., Hidalgo, N. & Rolon, C., (2004). Belonging and school Participation: Lessons From a Migrant Student Club. *School Connections: U. S. Mexican Youth, Peers, and School Achievement*, 129-149

Lai, C., Zhu, W., & Gong, G., (2014). Understanding the quality of out-of-class English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49(2), 278-308

Littlewood, W. (1981).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itchell, R. (1994).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an introduction. In A. Swarbrick, *Teaching Modern Languages* (pp. 33-42). London: Routledge.

Norton Peirce, B. (1995). Social identity, investment, and language learning. *TESOL Quarterly*, 29, 9-31.

Novera, I. A., (2004). Indonesian post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Australia: an examination of their academic, so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 5(4), 475-487

Nunan, D. (1991).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 7625 Empire Dr., Florence, KY 41042-2978.

Richards, J. & Rodgers, T. (2001). *Approaches and Method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vignon, S. (1983).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ory and Classroom Practice*.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Sawir, E., Marginson, S., Deumert, A., Nyland, C. & Ramia, G., (2008). Lonelines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 Australian stud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2(2), 148-180

Wilkins, D. (1972).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Arnold.

Wilkinson, S., (1998). Study abroad from the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a challenge to common beliefs.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1(1), 23-38.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訂定大專院校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注意事項95. 10. 19

student.nfu.edu.tw/upload/law_data/law20071206151522976.doc

國立政治大學社團網頁

<http://www.osa.nccu.edu.tw/~activity/clubs/index.php>

義守大學學生社團組織及活動管理辦法

http://www2.isu.edu.tw/upload/04/5/files/dept_5_lv_3_39575.pdf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社團資訊

http://www.ntcu.edu.tw/sa/index/mainpage5_8.html

東海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社團總覽

http://deanstu.thu.edu.tw/subweb/activity/02_unit_servic.php?SID=9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http://dsa.ntue.edu.tw/upload/activity/files/103_11_05%E5%9C%8B%E7%AB%8B%E8%87%BA%E5%8C%97%E6%95%99%E8%82%B2%E5%A4%A7%E5%AD%B8%E5%AD%B8%E7%94%9F%E7%A4%BE%E5%9C%98%E8%BC%94%E5%B0%8E%E8%BE%A6%E6%B3%95.pdf

輔仁大學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http://active.dsa.fju.edu.tw/index.html>

國立臺灣大學課外活動組

<http://activity.osa.ntu.edu.tw/>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大學法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606>

附錄：訪談問題

第一次訪談的主題：集中在個人的出身背景和語言學習經驗上，先奠立基礎，為後續的訪談內容鋪路。

1. 請介紹一下你自己：來自何方（國家、城市）？
2. 為什麼要學華語？你學華語的目標是？
3. 從什麼時候開始學中文、學了多久、在哪些地方學中文？為什麼來台灣學華語？
4. 你學過其他語言嗎？學了多久呢？
5. 來台灣之前，你對台灣的印象是甚麼？期待是甚麼？
6. 來台灣之後，你的對台灣的印象是甚麼？你個人的改變是？

第二次訪談重點是：個案在合唱團的生活經驗，包括參與活動的經驗、和本地學生的互動過程等等。

1. 為什麼會選擇加入合唱團？是甚麼樣的緣分？
2. 參加合唱團以來，哪些與本地學生互動的事件讓你印象深刻？
3. 在合唱團裡，與本地學生互動的過程中，有沒有跟華語文、華人文化相關的有趣故事？心得是甚麼？
4. 有哪些語言文化面的困難與挑戰？
5. 你如何面對這些挑戰？
6. 你覺得參加合唱團對你個人有甚麼樣的重要性？

第三次訪談重點是：個案在合唱團的生活經驗與其他社團、校外社會團體或工作場所的經驗比較

此乃針對第二個研究問題：合唱團裡的社交經驗，比起在其他的社群或社交環境（例如其他社團、校外社會團體或工作場所）有什麼不同？

1. 除了合唱團，有參與過其他社團活動嗎？有什麼特別的體驗？
2. 有參加過校園以外的社團或團體活動嗎？有什麼特別的體驗？

3. 和研究所同學的互動，跟在合唱團裡相比，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4. 針對小西：以前在合唱團擔任幹部的工作經驗，對於你現在有工作有什麼幫助？
5. 除了團體活動和工作之外，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讓你特別印象深刻的經驗？
6. 你覺得在合唱團裡和在其他團體裡，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第四次訪談重點是：以正式學習場域為主題，包括個案在合唱團的生活經驗與正規體制下的華語文學習經驗之比較

此乃針對研究問題三：透過社團活動所得的語言和文化學習經驗，和課堂所學有什麼相通、互補或矛盾之處？

1. 請說說在台灣學華語的經驗：課程如何規劃安排？如何適應上課的方式呢？
2. 除了華語課程之外，學校還提供外籍生哪些方面的協助輔導呢？
3. 你覺得學校的課程和對外籍生的安排協助對你而言有什麼重要性？
4. 承上，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不足或是困難的地方？
5. 參與社團活動帶來的學習經驗，和你在課堂上的學習經驗，對你而言有什麼關聯性？
6. 在課堂所學和在生活上所學的經驗有矛盾和衝突時，你如何面對處理？
7. 承上，你有聽其他外籍同學朋友說過他們遭遇類似的困難嗎？
8. 總結以上，你覺得學校在課程和生活協助上可以有哪些改進的空間？

第五次訪談重點是前面四次訪談之重點回顧與補強：整合兩人先前所述，對於當中有前後不一或疑惑之處重新詢問確認或補充說明，並總結訪談以來的感想。

1. 首先簡單回顧過去訪談內容，並確認疑點部分。
2. 在合唱團的生活，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感想？
3. 在其他日常生活上，還有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經驗？
4. 對於學校的外籍生安排規劃，還有沒有感想或建議？